

编者按:近日,纪录片《苏东坡》在央视开播,从文学、艺术、美食、情感等多维度,解读苏东坡生命感悟、精神嬗变和艺术升华的过程,以试图还原一个最丰富、最本真的苏东坡,这部比传统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更浪漫,更唯美,更细腻的纪录片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苏东坡的关注。谈及苏东坡的一生,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,那就是海南儋州,以及他在此留下的千古遗产。

中和古镇

我近日专门到儋州市的中和镇谒拜东坡书院,去之前,同行的朋友提议先进入古镇里去看看。中和古镇的老街道上,存有许多古迹。看着看着就在想,哦,这就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琼西儋州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?看着看着,心中就会有一番感慨:在东坡先生留居过的三年、一千多个日子,他肯定会每隔上一段时间,就会到设于此间的驿站往皇城或其它地区邮寄书信文件,肯定会在州衙门领取俸银,肯定会在街市上闲逛;肯定会在镇上购买一些物品。他想做东坡肉了,也会在镇上买一些猪肉作料什么的。

悠久的州城历史,给小镇留下了众多的文化古迹:城垣、州治、书院、庙宇、庵堂、井泉、街巷、石塔。镇东及镇北,还存有二个残败的城门,我们还钻进去勘查了一番,并从城门的大小推测当时这个州城的规模。总之,看了这座当年郡都的旧址,至少能让你对东坡先生所生活的年代的社会状况、道路、建筑、庙堂、建制等等有一个直观的印象。汉朝约在公元前100年就设置了儋耳郡。600多年后的梁大同年间(公元546年),冼夫人的大军渡海征服了海南,将郡治从南滩浦迁移至眼前的中和镇。时光再过了400多年,到了宋代的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,时年62岁的东坡先生就被流放到了这里。谪居三年。都说,被流放的苏东坡是不幸的,而对中和镇、对海南人民来说却是幸运的。这是因为在之后的岁月里,东坡先生在世界文化史上绽放出来的光芒,就一直一直在拂照着这座千年古镇。

流放生涯

一个朝廷高级官员,当年被迫流放到一个荒蛮、陌生的地方,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东坡先生当时心情哀伤,属于一个正常人的情感。那种说“旷达、潇洒的苏东坡丝毫没有悲伤之感,他把去儋州当成回故乡,我本儋耳氏,寄生西蜀州。”的说法,是一些不懂常识的人所说的昏话。当年的被流放可不像今天的去旅游度假。中国的宗教业一直不十分发达,但国人却喜欢自己造神,我就一直反感某些人按照自己的意志,把



矗立在东坡书院的东坡雕像

苏东坡塑造成神。神化了的苏东坡,那就让他与常人分开了。也让常人难以亲近和难以学习。事实上,东坡先生原来是被贬惠州,而后改在儋州。苏东坡的政敌当然知道,海南岛儋州的自然环境更为恶劣,属于瘴疠之地,人到了这里,常常会因为水土不服而丢掉性命。当年,苏东坡的那些政敌们想要的应该是这个结果吧?

事实是,苏东坡在接到被贬流放琼州的消息后,心情沉重。离别之时,他在给朋友王古的信中留下这样的文字,“某垂老投荒,无复生还之望。春与长子迈诀,已处置后事兮。”初到儋州时的苏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,“此间食无肉、病无药、居无室、出无友、冬无炭、夏无寒泉。”从这字里行间,你可以看得出来,这时的东坡先生并不快乐。

不同常人,东坡先生能够随遇而安,并很快就振作起来了。他从生活中找到了不少乐趣,在儋州收了学生,且交了不少朋友,与当地百姓相处得也很好,并且创作了不少作品。一直到了三年之后离开儋州的时候,苏东坡对这段经历有了个小结,才道出“我本儋耳氏,寄生西蜀州。”(《别海南黎民表》)这两句浪漫有乐感的吟咏。这才符合常理。

我赞同前辈一些研究者的说法。东坡先生情绪的转变,有两种因素在起作用。一是苏东坡天性中那种豁达、开朗的性格。以及成年后道家文化滋养了苏东坡。在他的人生经历中,流放儋州,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被流放,这和此前流放黄州和惠州不可相比。此时,面对自身的灾难,其性格中的豁达、开朗,应该是被暂时的压抑住了。前面提到的东坡先生给朋友的书信中就已经暴露出来。而一但在流放地居住下来,生活安定之后,其被压抑的性格就会显露出来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快乐的苏东坡了。

二是当地民众对他的态度,同样深刻地影响了苏东坡,唤醒了内心中本来的快乐。当年居于东坡先生流放地的海南人,如果都是一些世俗之徒、趋炎附世之辈,就会听从权力的召唤,一起欺视苏东坡。然而,海南人以其善良和包容、接纳了他们不去理睬圣旨加在他头上的所谓罪行。他们喜欢苏东坡的文才和人格。东坡先生也开始反思了皇权的合理性。甚至在某个迫害他的政敌将他从官府房舍里赶出来,企图让他无处安身时,当地的居民,尤其是那些读书人,动手帮助他在现在东坡书院地址的土地上盖起了房子。因为房后就是榔椰园,故他将此新居命名为“桄榔庵”。苏东坡在给程秀才的书信中就有“近与小儿结茅数椽居之,仅庇风雨,然劳费已不貲矣。赖十数学生助工作,躬泥水之役。”(《苏轶文集》)。

住的问题解决了,吃的问题又如何呢?据史书记载,有时,早晨就有猎人叩门,以鹿肉相赠。至于日常的行与娱,据记载,有一天,苏东坡去看望黎子云,路遇下雨,于是就就近向农家借用了竹笠和木屐。这行头他一穿戴起来,就显得怪模怪样,惹得妇女儿童相随笑看,农家的狗也对着他乱吠一通。这让苏东坡也乐了,说,笑所怪也,吠所怪也。还有记载:一天,东坡先生头上顶着一只大西瓜从田里回来,边唱边走。路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笑问,“翰林大人,你过去在朝当大官,现在想来,是不是像一场春梦?”此后,东坡先生就称她为“春梦婆”。由此可见苏东坡的随和随俗,与所居住一带民众的关系非常和谐。

总结起来就是:苏东坡在以他人的人格影响教育海南人的同时,海南人同样以自己的包容和慈善深刻地影响苏东坡,从而帮助苏东坡完善了自己的人生。

传播文化

苏东坡在儋州谪居的三年期间,不因身负“重罪”而颓丧,积极传播中原文化。史书上说得明白,当时儋州的文化教育状况是“汉魏六朝至唐及五代文化未开”。换成现在的说法,那就是文化教育非常落后。东坡先生当年曾去城东学舍考察,回后写了一首《和陶示周掾谢》诗:“闻有古学舍,窃怀渊明欣。摄衣造两塾,窥户无一人。邦风方杞夷,庙貌犹殷因。先生饌已缺,弟子散未臻。忍饥坐谈道,嗟我亦晚闻。”按照东坡先生诗中所叙述,这个学舍的先生已缺饭食,学生四散。教书先生甚至是在忍着饥饿与东坡先生交谈。

学舍的现状就是儋州当时的教育状况的缩影。身为“有罪之臣”的苏东坡很想改变这种状况,而上苍也给了他机会。新军使张中是他的朋友,到任后邀东坡先生一同前去拜访当地的文化名流。就在这次与当地文化人士的



载酒亭

交谈中,东坡先生顺势提议创建“载酒堂”。有了张中这个官员朋友作为后盾,加上他带头“赚钱”(集资),因此得到了众人的响应。后来,苏东坡就是用载酒堂这个平台,以文会友,传授中华诗词文化,“辟南荒之诗境”、“敷扬文教”。“以诗书礼乐之教化其风俗,变化其人心,听书声之琅琅,弦歌四起,不独‘千山动鳞甲,万谷酣笙钟’,辟南荒之诗境也。”(《儋县志》叙)

东坡先生还用他自己的作品与当地的学子们交流,也使学子们大开眼界,在教与学的接触中领教了先生的人格魅力,也学习了中华诗词的写作技巧。东坡先生的名人效应,让许多人慕他大名的学子,不远千里来到儋州,为的就是能够当他的学生。到了清代,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执教,载酒堂这才改称东坡书院。

公元1100年,东坡先生离开海南;临走时,留有诗作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:“参横斗转欲三更,苦雨终风也解晴。云散月明谁点缀,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余鲁叟乘桴意,粗识轩辕奏乐声。九死南荒吾不恨,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一句“兹游奇绝冠平生”!看来,东坡先生是太喜欢这一段人生经历了。

书院春秋

我们抵达东坡书院时,书院外正在大兴土木、施工扩建。从在建设的工地上看,其新建的规模似乎要比原来的加大一倍。增加了许多园林花果、水榭亭台。一眼就明白了,当地政府是在借苏东坡的名气,寻求更大的经济效益。我想,东坡先生在天之灵也应该是乐见其成的吧?毕竟是想让一方百姓多一点经济收入。

进入东坡书院参观,院内亭台雅致,殿宇堂皇,古树幽茂,景色宜人。多年以来的中华文化的浸淫,让我一直非常喜欢这个一生充满了坎坷、有个性的、快乐的宋代诗人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这些著名的词句,几乎就像溶进了血液当中。而东坡先生的字与画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,让很多人喜欢。我在想,千年之前的东坡先生,应该想不到他身后的这一切,想不到有关于他的所谓文化遗产,会有这么丰厚。这里,我想要说的就是这一份遗产。我们来盘点、梳理一下东坡先生所留下来的遗产。

这些遗产包括几个大类。一类是苏东坡在流放居儋期间创作出来的许多诗歌、杂记和史论。这些文字都有纸面文本,这些当然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一类是东坡书院展览馆里的那些个器物文书样品,按展厅的标注,许多书稿墨迹和文物史料也并非原件,只是复制的,或不过是与东坡先生有所关系。载酒堂的13块碑刻,其中既有古代的诗文,也有现代人的诗文。这属于后来文人对东坡先生的褒扬评价。一大类是因为苏东坡的活动及影响,地域人给予命名及纪念性的建筑物。在儋州,至今有东坡村、东坡井、东坡田、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帽等遗迹,甚至还有一种“东坡话”。以上这些,也算是苏东坡留下的有形的遗产了。除了东坡井为东坡先生亲自参与挖掘,其余应该是当地人对苏东坡的崇敬与纪念所产生。

精神遗产

而另一类则是无形的,那就是东坡先生给这个地域留下的文化传统文化影响。这些无形的遗产在一代一代的深刻的影响着这一方人等。

宋代立国的100多年里,海南从来没有人考中进士。苏东坡从海南岛回北方不久,他的海南学生姜唐佐就考上了进士。苏东坡播下的文化种子总算结出了果实。闻知此讯,他高兴地题诗: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珠崖从此破天荒。”

我们知道,只要有人类存在,就总是需要文学表达的。儋州学子拜东坡为师。“子云与弟载酒过从,请益问奇,日相亲炙”(王文语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)。“人皆从,文学至今而盛”(徐智《重修载酒堂记》)。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,海南文化人的文学表达,主要就是诗词歌赋。到了明代,本土诗人邱浚的一首咏五

珠崖从此破天荒

——苏东坡与海南的「鸿雪因缘」

文陆小华



广为人知的“东坡肉”



“载酒亭”里的匾额可见当地百姓对东坡的眷恋之情

